

湘

軍

記

湘軍記卷五

東湖王定安撰

援守江西下篇

咸豐十年春和春金陵師潰蘇浙大擾賊悉眾東趨江西稍息肩曾國藩總制兩江有

詔詢左宗棠能否治兵因力薦之擢宗棠四品京堂襄辦軍務五月國藩進軍祁門徇皖南以圍攻安慶之師屬弟國荃議令宗棠駐江皖之交防廣饒以規浙九月宗棠募湘勇五千次樂平十月駐景德鎮聞貴溪有賊馳擊敗之

廣東匪犯信豐南豐建昌連陷河口興安德興婺源十一月庚寅朔宗棠克德興壬辰克婺源匪併入徽州宗棠雖躋京卿軍事皆秉國藩指揮比於列將國藩以左軍新造慮未任戰遇急則令鮑超爲之援宗棠佐湖南軍幕十年諳韜略或疑行陣非所習而超領霆軍有聲慄急素爲賊所畏宗棠初起亦假超威名以爲輔時安慶圍亟羣賊欲牽我兵勢則遣黨出江西翼分皖軍以赴之僞堵王黃文金者梟悍耐戰賊中所稱黃老虎者也自建德率大股犯饒州己亥陷彭澤辛丑陷浮梁壬寅陷都昌鄱陽江西大

震宗棠在婺源規取徽州聞急回軍景德而賊已逼我軍營於馬鞍山宗棠擊之里市渡敗之賊越山遁遂復浮梁甲寅黃文金自將悍黨二萬由湖口鄱陽犯景德宗棠會鮑超軍擊走之賊退踞石門洋塘左鮑軍躡至值雨雪相持未能戰十二月楊載福水師克彭澤都昌鄱陽而賊之圍湖口者彭玉麐吳坤修水陸固守得無恙

十一年正月左宗棠進屯梅源橋鮑超軍扼洋塘賊築壘延二十里乘雨雪潛渡謝家灘夜結浮橋三襲超軍宗棠遣羅近秋護其營戊戌超率所部出擊陳由立等攻中路

黃慶等攻左。陳得勝等攻右。而以馬伍承彌縫。賊自雞公坡渡河撲超營。羅近秋擊卻之。超麾軍扼謝家灘拒戰。直薄浮橋。賊潰。奪橋走。溺斃無算。斬級四千。盡毀其壘。黃文金負創宵遁。己亥。超躡之彭澤下。嶠坂。宗棠軍躡之黃麥鋪。賊復率青陽銅陵援賊踞建德。聲言回犯景德鎮。癸丑。超遣陳大富徇建德。綴賊軍。自率大隊攻黃麥鋪。賊乘我未成列。漫山分布。呼聲振林壑。超覘陣動。乘勢壓之。賊大奔。追至建德。適陳大富會水師克其城。賊走安慶。饒九解嚴。而僞忠王李秀成自玉山犯廣信。不克。圍建昌。穴地攻。

城城兵不滿千。劉于濬援師敗績。走撫州。賊躡至撫州圍。攻復不克。乃竄吉水永豐。二月。僞侍王李世賢由婺源犯樂平。宗棠戰於甲路。不利。賊踞湧山沿溝。宗棠擊敗之。遂全師回景德。曾國藩以羣賊注江西。延綿近二百里。遣陳大富移防景德。宗棠率軍趨鄱陽。戊子。景德陷。大富死之。宗棠駐金魚橋。賊三面環集。後路斷。三月己卯朔。移駐樂平。李世賢偵知。留黨守景德。自將趨樂平。癸巳。至桃嶺。甲午。宗棠遇於馬家橋。縱擊敗之。丙申。復敗之。桃嶺。戊戌。追至龍珠羅。近秋陣歿。宗棠度賊必薄樂平城。城久坍塌。乃

傍城東南掘外濠十餘里引水塞堰以陷賊騎令鄉團入
城守爲疑兵辛丑賊逼城而陣縱橫十餘里旌旗蔽山谷
宗棠軍益暇悲濠植立無譁待其偪擊之發輒中相持至
夜賊益疲壬寅賊大舉犯西城宗棠率劉典趨中路王開
化出南門趨西路王開琳趨右路將士躍濠大呼賊駭而
奔追至高橋小溪人馬相蹈藉李世賢易裝遁左軍由是
知名

詔擢宗棠三品京堂改幫辦軍務李秀成陷吉安江西軍
復之乃陷踞瑞州四月秀成遣黨分擾武甯義甯奉新靖

安入湖北邊。李世賢犯廣信。宗棠追擊破之。世賢走浙江。陷金華慈谿。時安慶援賊踞集賢關。國藩檄鮑超渡江赴援。江西惟存左軍七千。池州賊陷建德。踞鄱陽規田街。宗棠在廣信聞警。冒雨遄返。五月甲午。至景德鎮。賊夜遁。左軍追及於桃嶺。敗之。己酉。克建德。而浙撫王有齡等奏請宗棠援浙。

文宗垂問國藩。覆言皖南事急。宜保徽州。固廣饒爲根本。宗棠兵少難兼顧。

詔可之。癸丑。宗棠敗賊白沙關。六月。李秀成遣黨分擾德

安建昌前鋒及生米鎮萬壽宮南昌戒嚴閩賊與花旗廣
匪先後竄廣信蔓延雙港河口湖坊鉛山間國藩念江西
急遣鮑超赴援七月己丑超抵九江賊素懾霆軍威德安
建昌賊皆不戰而走超反以不及賊爲憾李秀成在瑞州
聞超至則令奉新靖安安義諸賊悉由臨江渡河分踞樟
樹沙湖豐城己酉超馳至豐城隔水而軍賊於樟樹結浮
橋渡師拒我次日賊大股列山岡搖旗迎戰超麾軍分四
路乘之羣賊見鮑超旗則膽落交鋒卽潰追及於白馬寨
小塘墟復破之賊另股圍撫州八月庚申超至撫州圍解

走許灣。國藩聞。遣軍捷江西。事緩。檄超回援安慶。比至南
昌。武陽渡。曾國荃已克安慶。超復折而南。庚午。至瑞州。賊
早竄貴溪。雙港湖坊河口。與花旗廣匪合。號二十萬。辛未。
超自瑞州冒雨。遄行。丙子。抵貴溪。賊遁。戊寅。進軍雙港。始
與李秀成遇。賊潮湧而至。超分軍應之。鏖戰三時。賊終不
支。越山跳。輒墜巖澗。死者萬人。毀雙港九思巖。同田河田。
湖坊賊壘七十餘。次日。進攻鉛山。復大破之。克其城。追至
廣信。賊解圍遁。

文宗以超盛暑鏖戰。頒珍物優異之。李秀成既入浙。李世

賢與之合。浙事益糜爛。杭州危急。朝士交疏論以曾國藩兼督浙軍。國藩薦左宗棠專浙江兵事。奏以饒州廣信徽州三府屬邑丁糧銀米給宗棠餼。設婺源景德河口三稅局裨之。三府防軍悉隸宗棠。於是江西又爲浙餉根本所系矣。十二月杭州陷。

詔授宗棠浙江巡撫。自廣信移駐徽州。鮑超移勦甯國以援浙。

同治元年正月。

召毓科回京。沈葆楨爲江西巡撫。葆楨前守廣信有名。授

吉南贛臨道不悅於長官告養歸閩曾國藩屢疏薦其才
穆宗新卽位尤嚮用國藩所論薦軋大任故超擢葆楨撫
江西軍興來道員逕躋巡撫者李鴻章曾璧光與葆楨而
三葆楨勛績不逮鴻章遠甚而負清望爲世所推許亦一
時之良也江西巡撫自陳啟邁文俊者齡暉光宸毓科皆
守承平制委權司道其禦大寇皆倚客軍葆楨素習湘人
始自養兵重用湘將道員王德榜段起以偏師積闕閱爲
大將葆楨倚任之其後江忠義席寶田留防江西始稱勁
旅而寶田名尤重於他將葆楨之初至也率千人赴廣信

閱邊防國濟飛書止之且以吏事餉事相屬葆楨已遄發
遽返南昌頗慙懣國藩方恃江西爲餉源月撥漕折五萬
給徽甯防軍關稅三萬償通餉而釐金歲輸百餘萬皆給
東征九月葆楨以本省防軍需餉截留漕折月四萬兩時
江南疾疫大作李秀成率數十萬眾援金陵軍勢阡危通
欠日積國藩以是頗怨葆楨矣

二年二月黃文金自皖南犯江西分擾鄱陽浮梁都昌左
軍及江西防軍拒卻之乃西趨湖口踞文橋梧桐嶺太平
關五月李榕自彭澤移屯湖口三里街江忠義自九江東

渡屯堅山以逼之。六月賊自文橋犯堅山營。江忠義迎擊走之。黃文金中鎗傷閉壘不出。甲辰忠義會浙江援軍劉典席寶田顧雲彩屈蟠敗賊。青山斬馘二千。屈蟠復敗賊段家洲。七月丁未夜忠義自堅山俯瞰文橋七壘。火熒熒相續。知賊將遁。約李榕平旦要擊。賊不虞我軍至。皆潰奔。毀其壘三。追至建德。援賊大至。復擊走之。時金陵事亟。國藩奏徵忠義軍出湖口。轉戰青陽。忠義病歿。葆楨悉留所部屯江西。奏以九江洋稅專供江席兩軍。會國藩徵餉九。江關道蔡錦青分稅銀萬五千以應。乃報巡撫葆楨大怒。

謾詞詆錦青。移文詰問國藩。國藩遜詞謝之。然已積不相能矣。十月李鴻章克蘇州。李秀成先期遁回金陵。曾國荃圍師益眾。賊糧垂罄。秀成涕泣說洪酋棄城走江西。就食不從。十二月秀成偵溧陽至饒景數百里。頗乏食。乃留防守。而陰嗾李世賢持二十日糧道。長興廣德甯國以犯江西。先據歙區。待秀成。於是世賢遣黨西竄。行甚慄疾。國藩檄毛有銘渡江屯休甯。葆楨以席寶田等萬人屯婺源。韓進春五千人屯玉山。拒之。

三年正月辛亥。席寶田攻賊金谿。甲寅復其城。賊由瀘溪

趨建昌江西防軍敗之萬年橋庚申賊犯建昌席寶田韓
進春迎擊敗之壬戌寶田敗賊婺源之梘橋乙丑進春敗
賊玉山之洋口二月左宗棠軍克杭州偽聽王陳炳文偽
康王汪海洋自浙逸走分道犯徽州三月毛有銘唐義訓
迎戰於楊村敗績於是嶺內遍地皆賊率由龍灣婺源竄
江西絡繹望於道章貢間騷然矣葆楨以江西軍事方殷
奏留茶稅牙釐專供本省軍部議允之國藩所部月餉需
五十萬兩度支裕時歲給兵才六成至是金陵圍師益增
餉入益絀歲給才四成欠餉至十六七月軍士缺望國藩

因抗疏曰臣初任江督兼辦皖南軍務其時江南六府糜爛皖南僅存祁門一縣於是奏辦江西釐金以充東征諸軍之餉月撥漕折五萬洋稅三萬先後奉

旨允準沈葆楨到任後歷停漕折洋稅臣均未具疏爭辯今臣軍發餉四成江西各軍發餉八成以上臣軍欠餉十六七月江西軍欠餉不及五月以民困而論皖南甯國各屬市人肉相食或數十里野無畊種村無炊煙江西亦尙不至此臣於三省皆係轄境非敢厚於皖吳而薄於江西無論何人處臣之地勢不得不出於此也今蘇浙之省會

已克金陵之長圍已成論者輒謂大功可成元惡可斃以臣觀之洪酋與忠逆堅悍異常克復之遲速尙難預計昔庚申之春和春張國樑功敗垂成彼時圍師多二萬人餉項存營者尙數十萬今則餉需奇絀朝不謀夕安得不爭江西之釐以慰軍士之心臣嘗細繹會典事例大抵吏事應由撫臣主政兵事應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餉項論之丁漕應歸沈葆楨主政以其與吏事相附麗也釐金應歸臣處主政以其與兵事相附麗也釐金之起始於咸豐三年雷以誠倡辦於揚州初非

國家經制之款。臣本督兩江。又縮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財。卽丁漕洋稅三者。一一提用。亦不爲過。何況釐金奏定之款。尤爲分內應籌之餉。不得目爲協餉。亦不得稱爲隔省代謀。如江西以臣爲代謀之客。則何處是臣籌餉之地。謂安徽應籌耶。則喬松年亦得執本省隔省之說以相拒。謂江南蘇松各屬應籌耶。則李鴻章兵數之多。亞於臣處。除月解四萬外。勢難再行提用。謂江北淮揚各屬應籌耶。則襄下河蕞爾之區。臣與吳棠富明阿瑪子材四人。爭剝競取。其何能給。臣聞同僚交際之道。曰分。曰情。巡撫應

歸總督節制。見諸會典。載諸坐名。

敕書。沈葆楨不得而違分也。軍事危急之際。同寅患難相卹。有無相濟情也。沈葆楨於前年漕折。上年洋稅。今年釐金三事中。豈無一事可以先商後奏者。人恒苦不自知。或明於責沈葆楨。而闇於自責。臣例可節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挾權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數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幾微不慎。動成仇隙。然臣閱世已深。素以挾權市德爲可羞。頗能虛心檢點。卽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稅一案。臣接撫臣峻詞詰問之者。曾經密函婉復。

沈葆楨專尚客氣。不顧情理。實有令人難堪者。臣亦不復能隱忍不言矣。應請

諭飭江西釐金。仍全歸臣處經收。以竟將蕺之功。俟金陵克復。分成勻濟。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劉于濬孫昌國三軍需餉五萬有奇。循舊仍由江西釐金供支外。其江席兩軍萬人。臣亦必分撥。特不可遽改局。而搖動軍心。致生功虧一簣之變。於時葆楨上疏求罷。

詔和解之。乃分釐金之半撥金陵皖南大營。餘供本省餉。而另提輪船經費銀五十萬給金陵軍。四月李鴻章克常

州餘賊亦道徽州走江西時汪海洋等踞貴溪金谿瀘溪而廣昌賊北犯南豐與相應李世賢屯崇仁北踞東鄉東併宜黃

朝廷益憂江西

詔詢國藩於彭玉磨楊岳斌中擇一人鎮撫岳斌載福易名也國藩以江西數被寇遣軍則破走之未嘗注意左宗棠夙重岳斌特疏請令當一面

詔岳斌督江西皖南軍先是浙中報賊逸出者殘眾數千人而席寶田上言強寇八九萬國藩葆楨據以上聞岳斌

以寶田語侵宗榮。滋不悅。當是時。諸軍分部攻守。江忠朝
席寶田攻崇仁。王文瑞自樂安北進。鮑超自豐城南下期
會兵崇仁城下。王沐自撫州攻金谿。至許灣遇伏。敗績。賊圍
撫州。王德榜、王開琳等屯安仁。以規東鄉。周寬世屯進賢。
衛省城。水師孫昌國屯弋陽。劉于濬屯盱水。自江西用兵
以來。設備之盛。未嘗有也。岳斌至。則議增兵八千。以餉乏
未果行。六月。周寬世、王德榜會師闢東鄉。賊自南豐援崇
仁。劉典、席寶田合擊敗之。賊勢西趨。王沐移屯豐城東界。
王文瑞移永豐。丙戌。鮑超遇南豐援賊於豐城東。敗之。是

月曾國荃克金陵。偽幼王洪福瑱越城缺走廣德。七月己亥朔，鮑超營七里岡，以規許灣。壬寅，鳴角直進，羣賊拒戰不及。前鋒逼壘門，軍士以草填濠，悉奪雙鳳嶺、琉璃岡。九子嶺村神嶺賊壘毀平之。賊自赤橋許坊來援，復大破之。環許灣賊壘皆盡，斬馘近四萬。遂進攻金谿。己酉，克之。東鄉賊將率六萬眾詣超降。選洋鎗精兵七千隸其軍。庚戌，江忠朝席寶田克崇仁。辛亥，克宜黃。壬子，宜黃賊走南豐。超進屯建昌。乙卯，超軍收新城。丁巳，收南豐。賊走廣昌。南圍甯都。知州郭毓龍城守。賊走雩都。王文瑞軍乘之。賊走

信豐犯南安。不得入。悉黨踞瑞金。超息兵南昌。岳斌進駐甯都。悉徵水陸軍會勦。席寶田慮浙防空虛。疑不進。岳斌奏以違節制。奪按察使。降知府。尋有

詔岳斌總督陝甘。促赴鎮。江西軍事專於巡撫。八月。賊酋黃文金等挾洪福瑱走浙江。左軍部將劉光明。黃少春。禦之。瀘安昌化境屢破之。黃文金譚體元皆殲。偽裕王李繼達挾福瑱走徽歙邊。道建口。趨績溪。其眾多降。乃由遂安走開化。入廣信。黃少春先扼廣信。劉典屯貴溪。賊走鉛山。將循建邵邊。合瑞金踞賊丁太陽。丁太陽亦東北趨石城。

道謀迎福瑱。張岳霖、王德榜等軍邀之。賊疾走瀘溪，斜趣山谷間，晝夜行。諸將聞福瑱在偵所，嚮爭躡之。九月，席寶田邀賊新田，不及。遂率輕兵裹糧行。三日夜，及之廣昌。賊約三千人，憑嶺殊死鬪。官軍踴躍赴擊，大破之。殘賊才千餘，擁福瑱南走寶田。度賊一日未食，必止餐，令軍士蓐食追之。已酉平旦，及石城，見炊煙，令繞旁山先設伏，乃陣賊。見官軍，遽走入伏中，俘斬過半。於是生得洪仁玕、洪仁政、黃文英及福瑱未昏妻，而福瑱走免。賊悉散，無可蹤跡。癸丑，鮑超兵至瑞金。丁未，太陽南奔武平。辛酉，寶田部將周家

良聞所俘小兒牧馬者語其曹曰小天王過此矣卽跡之
福瑱乃反從數小兒北走荒谷中擒而訊之諸俘者皆曰
是矣並獲李秀成子其祥事聞

詔洪福瑱么魔小醜不直檻送京師磔之南昌市李其祥
俟及歲時照例治之餘黨汪海洋等入福建諸軍移援閩
論功左宗棠封一等伯沈葆楨賞一等輕車都尉鮑超封
一等子浙江布政使蔣益澧賞騎都尉記名按察使席寶
田賞雲騎尉部裨給獎有差明年霆軍援甘肅超假還蜀
其部憚西征行次湖北金口大譁四月還掠袁州五月叛

卒走贛東。合江海洋侵犯江西邊。席寶田擊破之。超復自蜀來招叛軍入黔。江西平。

王定安曰。曾文正沈文肅世皆號爲君子。曾公尤恢廓。有容。常以忍辱包羞誨其門人子弟。然爭餉一疏。語稍傷於激矣。其必有憂危迫切發於不得已者乎。沈公權勢遠出曾公下。舍江西則無可籌之餉。其畫疆而守。聊固吾圉。世多諒之。然悻悻負氣。亦過矣。嗟乎。位敵則相猜。權均則相逼。賢者不免。況其下焉者乎。

湘軍記卷五

東湖黃學濂校字

湘軍記卷六

東湖王定安撰

規復安徽篇

嗚呼。軍興以來。東南之亂極矣。然未有甚於安徽受禍之烈者也。其南則池州太平毘連金陵。偏於賊巢。而徽甯二郡錯處江西浙江閒。賊往來皆蹂躪之。北則和滁與金陵隔江而峙。鳳陽廬泗潁亳壽諸州介乎徐豫之交。民俗勁悍。好鬪樂禍。李兆受苗沛霖之倫。乘機號召。結圩寨。竊名城。自爲君長。雄據一方。而安徽扼長江腰膂。俯仰吳楚。爲

兵家所必爭。賊旣陷州郡。設僞官。責糧賦於民。民之擄殺。流亡死喪。以百萬計。隴畝荒穢。百里不聞雞犬。其僅存者。築垣自守。幾望官軍不至。聞餽遺賊。冀苟免於旦夕。甚至仇讐相圖。弱肉強食。自相誅夷。殘滅者不可勝數也。迨湘軍起。曾國藩胡林翼經營東征。尤急急以謀皖爲事。賊苦圍攻久。則旁掠湖北江西。以疲我。我軍崎嶇角戰。屢瀕於危。自曾國荃克安慶。悍酋陳玉成就戮。羣賊奪氣。而淮南北奸宄反側之徒。始爭輸誠言款事矣。初咸豐三年正月。洪秀全棄武昌東下。總督陸建瀛師潰鄖穴。按察使張熙

字水軍屯小孤山聞警亦走壬戌安慶陷巡撫蔣文慶死
之布政使李本仁走舒城

詔逮治熙字本仁賊眾號五十萬棄安慶不守水陸趨金
陵二月乙酉江甯陷洪秀全與楊秀清定議踞之遣林鳳
祥等陷鎮江揚州四月胡以晄犯桐城再陷安慶林鳳祥
略滁州徇臨淮乙未陷鳳陽五月楊秀清復遣吉文光自
浦口西北犯亳州與鳳祥合犯河南歸德中原騷然矣賊
既踞安慶僞翼王石達開頗事要結張榜安民擇村里桀
黠者爲鄉官迫民獻糧冊按畝輸錢米立權關於大星橋

以鐵鎖巨筏橫截江面阻行舟徵其稅時院司皆僑寄廬州眾議建爲省治十月楊秀清以秦日綱代達開日綱尤凶狡乙酉乘雨撲集賢關進攻桐城陷之庚子陷舒城團練大臣呂賢基等死之總兵恆興走廬州

詔斬以徇授江忠源安徽巡撫忠源新自江西援湖北力疾趨廬州奏以曾國藩練軍六千人助剿十一月朱晉復言國藩負時望人樂爲用應令順流東與忠源水陸夾擊詔國藩率舟師出洞庭入大江規復安慶國藩因建四省合防之議

文宗手詔答曰。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執已見。則太覺遲緩。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旣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時黃州以下皆賊。援師不能達皖境。而湖南前遣劉長佑。江忠濬。湘滇兵已三千餘。江忠源自鄂率千人。躡兩行。將率多道病。忠源亦病。至六安。憊甚。六安吏民遮留。不許。以鶴麗鎮總兵音德布守六安。昇疾達廬州。所部才數百人。忠源旣入城。胡以晄率悍黨十餘萬。踵至圍之。數匝。忠源策水西門當賊衝。自率親軍駐之。廬

民登陴環守者萬人。賊穴東門爲隧道。忠源募死士自穴出迎擊。斬其酋。賊驚躁。我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賊復穴水西門。火發。城崩數丈。忠源手大旗緣陴上。堵合之。當是時。援軍壁廬州者。總兵玉山率滁兵駐拱宸門。陝甘總督舒興阿率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音德布率滇兵駐棗林。江忠濟劉長佑自湖南至。駐西平門五里墩。玉山戰死。舒興阿音德布屢戰皆挫。廬州益飢困。長佑忠濟遣卒挾白鏹油燭。夜半縋城入。以濟軍。鄂將戴文蘭以五十八人閒行至廬。懷鏹入城。而賊步騎十倍我。援師中隔。

不能進。圍月餘。益穴地理。火藥爲地雷。十二月丙戌夜。水
西門城坍。賊緣牆上。忠源揮兵搏戰。天且明。霧蔽蔽如雨。
左右血刃擁巡撫行。忠源手劍自刎。不殊。有健兒負之走。
嚙其項。脫身投古塘死。同時殉者。布政使劉裕鈐。李本仁。
池州知府陳源充等。事聞。贈忠源總督。湖南江西廬州皆
建祠。忠源字岷樵。少以俠聞。嘗赴禮部試。其師鄧某死京
邸。友人鄒生曾生卧病。朝夕在視。及卒。忠源謀歸三喪。走
萬里。反葬其閭。人皆義之。與湘陰郭嵩燾友善。在京時。嘗
偕詣曾國藩。談諧縱談。國藩大奇之。既出國藩。目送之曰。

岷樵天下奇才。他日必立勳名。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久。聞者或駭怪。至是竟如其言。忠源旣薨。

詔提督和春漕運總督福濟規廬州。旋授福濟安徽巡撫。駐軍店埠。

四年正月。

詔曾國藩出九江謀安慶。與和春福濟南北會師。戊辰。國藩水師發衡州。而賊已大舉趨湖北。前鋒及岳州。

文宗促國藩兼程援鄂。語在規復湖北篇。二月。賊將孫寅三越太平陷祁門。復南陷太平。踞之。學政孫銘恩自剄死。

曾立昌率皖賊犯豐工。渡河竄山東。是爲臨清股匪。福濟和春駐廬數月。久不得要領。五月庚戌。冒雨攻城。斬千餘級。辛亥。再戰再勝之。城卒弗克。總兵全玉貴中礮死。軍心益懈。巡撫建議以重兵扼東北路。別遣將督團練巡郡邑。以爲聲援。於是民間多築堡練兵。圩寨自此興矣。七月。江南軍張國樑克太平。閏七月。知州李元善克英山。八月。湘軍克武昌。羣賊還走皖境。九月。福濟軍復廬江。十一月。曾國藩督師九江。石達開在安慶。遣黨分屯孔壠驛小池口。以援九江。塔齊布羅澤南連敗之。十二月。福濟軍克含山。

五年正月楊需師潰廣濟皖賊由富池口道蘄黃逕犯武漢曾國藩自九江遣軍援鄂南岸之賊自東流建德犯江西饒州復東掠祁門休甯攻徽州陷之是時石達開羅大綱踞九江湖口與安慶首尾相救自湖口下東流建德暨徽州甯國賊往來規犯江西浙江者相望於道而廬州陷賊已二年和春福濟駐軍三里岡曾國藩崎嶇江西未遑攻皖二月國藩上議曰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枝水路須有勁兵兩枝自蘄黃以達太湖宿松爲內一路自漢口濱江而下田鎮鄔穴以達小池口望

江縣爲外一路。南岸自九江以上興國武甯崇通皆土匪
句結粵賊之淵藪爲西一路。自湖口下饒池徽甯皆逆匪
覬覦浙江之要途爲東一路。北岸之黃梅太湖前臨大江
後枕潛岳一山綿亘數縣屏蔽舒廬爲該逆必爭之地。南
岸池州雖瘠區而大通鎮殷家匯水陸交衝南窺徽嚴東
障蕪湖亦爲該逆必爭之地。故南岸以東一路爲最要。而
西路次之。北岸以內一路爲最要。而濱江一路次之。水師
自武昌以達湖口爲上一枝。自小孤山逾東西梁山以達
太平采石爲下一枝。乃與紅單船相接。兩枝各自成軍。庶

免首尾不顧腹背受敵之患。論中原之大勢。則江北重於江南。論此賊力爭長江。堅守廬州之情。縱不能籌備兩軍。亦必須梅太舒桐。有一枝堅強可恃之兵。然後內可克廬郡。外可清江面。副都御史袁甲三現駐臨淮。由壽州光固以達麻城黃州。程途不過十日。若令招壽州光固之勇。練成五千勁旅。由麻城出黃州之背。出其不意。邀而擊之。則蕪黃各屬可復。皖鄂之氣可通。疏入未果行。三月浙江巡撫何桂清遣軍復徽州及歙縣休甯。賊由黟縣入婺源。向榮遣鄧紹良自浙赴援。克之。賊復走黟縣石埭。鄧紹良追

擊敗之。五月，鄧紹良克石埭。六月，張國樑復太平。七月，鄧紹良復蕪湖。十月辛卯朔，福濟和春克廬州。十二月，安慶賊合無爲蕪湖諸寇東解，鎮江圍。江南水師李德麟、吳全美逆擊於神塘河，大敗之。而裕溪口援賊由范羅山連亘陶陽浦，亦爲向榮軍所殲，斬其酋數十。

六年正月，和春復舒城。鄭魁士敗賊三河。三月，賊由太平涇縣犯甯國，陷之。向榮遣軍援甯國。五月，江南大營陷。七月，向榮薨。和春爲欽差大臣，自廬州移師金陵。八月，金陵賊酋相殺。石達開奔甯國，還入安慶。九月，知府李元華克

無爲福濟軍復巢縣。秦定三敗賊桐城。十一月胡林翼克武昌。十二月楚師圍九江。軍鋒所至羣酋股栗。皖邊皆震懾矣。

七年二月賊圍壽州。金光節擊走之。浙軍周天受復婺源。鄭魁士師潰桐城。

詔湖北撥兵援皖。官文遣李孟羣率二千五百人以行。三月楚軍大捷於小池口。四月李孟羣復英山。賊酋陳玉成自桐城率三萬眾犯鄂邊。楚軍李續賓駐小池口。鮑超屯黃梅以禦之。時官文胡林翼專力攻九江。議者輒欲分兵。

援皖林翼等奏。昔吳臣紀陟言長江五千七百餘里。疆界雖遙。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所謂險要者。荆襄武漢九江湖口耳。今上游悉定。必盡力攻克九江。而後江西之門戶以固。江南之全局可圖。後卒如所策。閏五月。皖賊大舉犯湖北。胡林翼至黃州督師。七月。李續宜擊賊斬黃。大破之。八月。楚軍克小池口。賊全股回皖。合捻犯廬州。九月。福濟遣軍逆擊敗之。時楚軍楊載福水師克湖口。彭澤乘勝東下。破馬當峽。焚華陽鎮。辛丑。克望江。癸卯。克東流。遂趨安慶。燬西門外賊壘三。甲辰。克樅陽。乙巳。破大通鎮。丁

未克銅陵。浹旬之內。轉戰千里。遂與江南水師李德麟相
接。先是德麟率紅單船屯繁昌之舊縣峽口。阻賊艇弗得
上。已七閱月。至是驟見楚軍幟。皆驚爲神。載福進攻泥汊。
賊壘克之。乃罄所獲糧米船礮餉紅單船。曰微公等扼吭。
吾不能飛渡也。德麟軍士皆歡呼。十月。載福回軍彭澤。十
一月。江西賊大舉犯湖口。援九江。皖賊亦自江北應之。
麇集宿松太湖間。官文以湖口屬楊載福。寓書都興阿。徇
陸路。遣多隆阿鮑超等破賊太湖。斬四千級。唐訓方破賊
陳德園。而楊載福攻湖口。李續宜率陸軍五千會彭玉麇。

水師三路擣之。皆大捷。斃賊二萬餘。賊走霍山。踞獨山西河口。將犯羅田麻城。官文分九江步軍三千禦之。

八年正月。楚軍石清吉等助防宿松。多隆阿敗賊太湖。二月。羅田知縣崔蘭馨復英山。唐訓方敗賊黃泥畷。四月。李續賓克九江。皖賊由英霍繞商城。陷黃安。五月。丙子。李續賓攻克之。戊寅。復麻城。乘勝追至商城。暨皖之潛。太英霍屢敗之。江南軍克江浦。皖賊踞來安。冀爲金陵聲援。和春遣軍復之。揚州軍復全椒。七月。三河賊陷廬州。先是。

文宗以福濟師老無功。召罷回京。翁同書爲安徽巡撫。勝

保爲欽差大臣。同書尙在揚防。李孟羣擣巡撫事。駐兵店
埠。廬城駐守者。惟總兵蕭開甲。知府武成功。戊子。賊乘虛
攻城。陷之。賊偵勝保。且至。遣黨至定遠迎戰。穆騰阿克蒙
額等擊走之。巡撫兵新敗。器械失。告急於李續賓。約繞豫
赴廬。續賓方血戰太湖。未能分軍。丁巳。續賓克太湖。癸亥。
克潛山。丁卯。多隆阿鮑超克石牌。九月。李續賓自石牌徇
桐城。趙克彰爲前鋒。賊出城撲我營。迎擊破之。毀其壘四。
已卯。李續燾肉薄先登。遂克桐城。續賓移兵舒城。賊聞桐
城拔。無固志。庚寅。棄舒城走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賊

屯糧械以濟廬州金陵者也築大城環以九壘賊守甚嚴
續賓入皖才一月軍行迅厲城壘望風瓦解已克四邑皆
留兵守之是時都興阿馬隊攻安慶多隆阿鮑超陸師趨
集賢關楊載福水師擣北門皆絳賊不能進而羣寇新破
江北德興阿軍陷六合殺翼長溫紹原勝保屯定遠日夕
待援

朝廷憂皇專恃續賓軍勝保屢劾續賓赴援稽緩
密詔促之凡十日七奉

旨續賓益自奮諸將爭言安慶未復軍行無後繼腹背受

敵此危道也。宜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則水陸馬步名將精卒萃於百里之內。功必可成。續寶以奉

詔。懼不敢他顧。遂力進。而發書湖北。請益師。續寶弟續宜將四千餘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胡林翼已持喪歸。官文告司道。續寶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寶。雖乞師。終不肯留兵示弱。則進攻三河。十月。令丁銳義等攻河南。黃勝日等出東北。李續燾等攻西。續寶居中策應。甲辰。九壘皆克。俘斬七千。官軍傷亡千餘。眾懼。乃增調後軍。未至。三河守賊已飛書乞援。偽英王陳玉成自

江浦廬江西上。僞侍王李世賢糾捻酋張洛刑自廬郡至。金牛鎮。連營數十里。抄我軍後路。辛亥。續賓遣金國琛。毛有銘等乘夜趨金牛。黎明。次樊家渡王家祠。遇賊至。戰不利。天忽霧。迷漫不見人。我軍左路先潰。中右兩路被襲。諸將多陣歿。士卒傷亡過半。歸路阻絕。續賓領親軍縱橫盪決。殺賊近二千。而七營已先陷。賊踞壘斷河隄以截我。圍官軍數十重。續賓還營歎曰。今敗矣。取。

詔書北面再拜焚之。令於軍曰。見月而走。月出。縱軍出營。四馳。續賓躍馬入賊陣。死之。曾國華等亦與難。道員孫守。

信與諸將堅守營壘三日而敗。死之。又六日。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續賓號迪庵。湘鄉人。少從羅澤南學。爲人含宏淵默。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其選士以知恥近勇樸誠敢戰爲尙。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竄者。所屯軍地。百姓畊種不輟。萬幕無譁。秋毫不犯。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如父兄。大小六百餘戰。克四十餘城。口不言功。世尤多之。及其歿。遠近痛哭。舒桐難民負骸骨出事聞。

文宗震悼。

手詔曰。覽奏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忠靈不昧。他日生申甫以佐予也。

追贈總督。子諡忠武。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皆建祠。續寶死後。四城皆陷。都興阿等撤安慶圍。退屯宿松。

詔起復胡林翼。赴湖北視師。十一月。多隆阿鮑超大破賊於宿松。楚軍復振。和春遣將徇皖南。所部江長貴敗賊祁門青陽。鄧紹良敗賊蕪湖。戴文英敗賊甯國。甯國賊陷婺源。

源。詔張芾督皖南軍。官文駱秉章疏請曾國藩援皖。時國藩

率師援閩。駐江西建昌。閩浙總督王懿德請緩移師。

文宗諭國藩酌緩急行。十二月。胡林翼至黃州。鮑超敗賊宿松北二郎河。賊氣稍阻。

九年二月。都興阿請疾。胡林翼以多隆阿領其軍。馬步五千。當前敵。立蔣凝學爲大將。合鮑超唐訓方軍萬五千。陳玉成還江浦。留太湖賊數萬與我相持。時李孟羣壁廬州。西賊自六安犯宮亭。長城營丙辰。李孟荃鄧清兩營皆陷。遂摩孟羣壘。孟羣戰不利。猶手刃三人力竭死之。孟羣卿穀子。以廣西知縣從戎。戰略爲時所稱。在軍雅歌賦詩。闕

達自喜。領兵既多。餉益不繼。皖北赤地千里。遂困憊不能振。父子死王事。淮楚人皆哀之。皖南軍復婺源。三月。勝保駐軍正陽關。茅念劬克六安霍山。五月。陳玉成陷盱眙。勝保軍復之。六月。賊分黨犯定遠。前淮揚道郭沛霖知縣周佩濂死之。八月。勝保軍敗賊盱眙東。多隆阿鮑超克石碑。石碑當安慶西南。賊作大城。與太湖相犄。我軍攻城。安慶潛山賊分道來援。馬隊要擊敗之。十月。楚軍大舉攻太湖。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戰。守奪潛山之天堂。先是曾國藩奉命援蜀。還駐黃州。官文胡林翼言皖事急。兵不宜西。漕督

袁甲三則議令國藩由河南光固遏賊北竄。

詔國藩籌論全局。國藩奏中原腹地莫重於皖。生民苦厄莫甚於皖。臣自應先其所急。詳考入皖形勢。須分四路南。則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北則循山而進。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規廬州。南軍駐石牌。則可與楊載福黃石磯之師聯爲一氣。北軍至六安。則可與翁同書壽州之師聯爲一氣。自洪楊內亂。金陵逆首凶愆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句結捻匪。遂令皖北之糜爛日廣。江南之賊糧不絕。

竊以爲欲廓清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圖安慶。以破洪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

文宗深聽其言。十一月。國藩移駐宿松。彭玉麐復池州。僞國宗韋志俊降。其黨古隆賢復攻陷之。十二月。胡林翼移駐英山。時多隆阿新貴。諸將不樂出其下。於是鮑超求去。而多隆阿亦請疾。林翼憂之。計諸將惟曾國荃才地洽眾望。欲令總諸軍。國荃謝曰。多將軍忠勇絕倫。常疑吾輩輕武職。國荃請爲之下。則眾將自輯睦。林翼大喜曰。公能如此。

國之福也。乃奏以多隆阿總統各軍。多隆阿既爲諸軍長。則撤太湖圍。檄鮑超屯小池驛。當前敵。移蔣凝學軍爲超後援。而自將居新倉。與賊偪。賊循潛山西太湖東連營百數。丙辰。攻超營。丁巳。多隆阿率凝學攻賊營。以救超。破其壘十三。我軍傷亡七百人。賊攻超益亟。番休迭進。歷六晝夜。國藩盡發宿松屯兵九千人圍太湖。而移太湖圍師。唐訓方三千人援小池。林翼益調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二千五百人助攻太湖。又合兵二千防官軍後。多隆阿分親軍入超營助守。將士死亡相救。如手足之捍其身云。

十年正月辛未唐訓方移屯小池築壘未就賊大至戰不利退屯新倉林翼先遣金國琛余際昌將九千人出天堂謀夾擊所謂山內之軍也自除夕入山冒雨行十日至高橫嶺望官軍寇壘皆在目中乙亥賊來攻際昌破之國琛屯仰天庵賊乘霧登山我軍突起躡之磔其酋多隆阿增千五百人屯小池國藩益三千五百人屯新倉時大雨連朝山內軍與山外軍鳴角發礮聲相應賊稍懼暗移軍近太湖辛卯多隆阿自將五千合鮑超唐訓方蔣凝學朱品隆萬四千人會攻賊連敗之壬辰平旦分三道東攻小池

西攻羅山。中攻東堰。陳玉成精兵據羅山。既合戰。多隆阿併西中軍攻山間。賊亦大出眾當之。馬軍突而前。賊稍卻。將凝學連破賊卡。攻入山內。朱品隆越山而進。馬隊繼之。山賊多墜澗谷死。時小池賊分四道抄我軍。鮑超唐訓方合擊先敗之。遂合軍燒賊營。東南風大急。燎及山腰。賊棄壘走二十里。軍械委積。夜太湖賊遁。甲午潛山賊亦遁。是役斬馘二萬。爲入皖第一大戰云。翁同書遣軍克白鑑橋。進規定遠。皖南軍禦賊涇縣。敗績。賊陷涇旌德。二月戊戌。陷廣德。入浙邊。巡撫羅遵殿乞援國藩。以蕭翰慶等六千

人援浙未至。杭州陷。三月。議以國藩所部萬人圍安慶。多隆阿領萬人圍桐城。李續宜領萬人屯青草塢爲援。皖南軍復績溪。閏三月。江南大營陷。胡林翼與國藩議。以曾國荃領安慶軍。屯集賢關。是爲規復安徽之始。蕭翰慶克太平。江長貴克旌德。石埭。四月。蘇州陷。

詔國藩署兩江總督。國藩行兵務持重。議將進甯國。猶惡其險。乃移屯祁門。乞林翼假鮑超全軍。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合萬一千人。以行。楊載福。彭玉麐水師敗賊。樅陽。五月。國藩自宿松至安慶。視水師。議建淮陽甯國太湖水師。

戊申渡江。六月癸酉至祁門。檄李元度募軍三千。左宗棠已奉

詔襄辦。則令領五千人。鮑超假還夔。張運蘭在郴。俱期八月會兵。罷張芾皖南督師。以曾國藩兼之。令周天受聽調。遣七月。多隆阿進攻求雨嶺。嶺勢臨城。賊作石壘與輒壘。水堡相輔。己酉。多隆阿率三千人出嶺後。佯列騎兵攻城。夜半嶺後軍聞登。賊憑壘自固。未之備。多隆阿令軍士築礮台。比曉成三台。俯瞰城壘。瞭然在目中。賊驚爲神。始爭閉守。無鬪志矣。八月。楊輔清賴裕新古隆賢合攻甯國。陷

之周天受戰死。李世賢率四萬眾出廣德。犯徽州。曾國藩欲自將守徽。使朱品隆覘地形。品隆言非精兵二萬不可。前督師張芾軍萬人分防諸隘。實不任戰守。軍餉久乏。倉卒遣散。以索餉雜居城中。國藩以李元度前守貴溪有功。令權皖南道。元度亦自許能守之。至徽三日。土匪散軍結連甯國賊。而旌德賊繞績溪闌入叢山關。元度乞援國藩。時鮑超假還。張運蘭攻旌德。爲賊所絀。乃以散軍四營往。則賊已大至。四營潰。還走休甯。徽州城中軍大奔。元度遂南度開化。癸未。徽州陷。前皖南道福咸死之。國藩急檄運

蘭還而促鮑超赴軍自太平南還屯漁亭賊益西趨陷休甯將攻祁門軍中大震從吏皆請國藩亟去國藩策賊必嚮東南窺空虛乃咨左宗棠率新軍屯樂平賊果分陷淳安嚴州九月鮑超張運蘭合攻休甯賊敗之十月壬戌楊載福水師援南陵拔難民十餘萬人賊逼祁門國藩移鮑超屯西館張運蘭屯迪祥湖距休甯城十餘里甲子賊由榔市來犯運蘭逆戰敗之丁丑復敗之萬安街李秀成自將數萬眾出羊棧嶺陷黟縣庚辰超運蘭攻克之是時環祁門無安土屯軍皆歛兵自守或勸曾國荃輟安慶圍救

大營國荃曰賊正欲牽我軍耳奈何爲所誤攻益力陳玉成見圍師終不退乃率十萬眾援安慶國荃屢擊屢破之玉成則走桐城增壘不戰多隆阿屯挂車約李續宜夾擊弗能克戊子多隆阿自挂車掠賊壘而北續宜自新安渡掠壘而南賊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大破之玉成走廬江十一月癸巳池州賊陷建德守將普承堯師潰國藩遣唐義訓統祁門各軍往援禦賊利涉口破其壘追至三里街賊棄城逸李秀成踞羊棧嶺窺祁門尤迫近國藩遣楊鎮魁等屯盧村拒之丙午賊襲盧村張運蘭援擊卻之戊

申賊益添嶺外軍。國藩密遣宋國永繞黟縣由盧村進。張天習繞嶺外斷賊歸路。比交鋒。前後突出。賊潰走。追者反出其前。輒墜巖挂樹死。

十一年正月乙未。石埭賊犯祁門。江長貴敗之大洪嶺。黃惠清禦賊大赤嶺。失利。丁酉。唐義訓敗賊石門橋。賊踰大赤嶺。逸乙卯。左鮑軍復建德。左軍獨攻婺源。中伏。引還鄱陽。鮑超渡江。助攻安慶。二月。池州賊踰嶺趨祁門。國藩遣朱品隆。江長貴拒走之。國藩初屯祁門。倚糧江西。至是糧運三十日不至。眾爭言取徽州可自立。兼資餉於浙。三月。

庚寅國藩自將祁門軍至休甯徵黟防軍會師癸巳督攻徽州大雨不克甲午還休甯戊戌復進庚子賊夜出驚我軍八營皆潰辛丑遣各軍還營國藩誓死守留休甯諸將皆諫弗聽其弟國荃自安慶餉米數千石且謂株守偏陬無益宜出大江規全局國藩喟然從之時楚軍全力謀皖曾國荃頓兵安慶日夜與賊搏戰胡林翼駐太湖策應陳玉成乃北出英山破蘄黃遂北踞德安南則另股攻江西郡縣出義甯擾崇通東由衢州至於處州欲多方誤我爲解圍之計玉成留黨守德安而自領精銳回安慶辛丑至

太湖多隆阿遣軍嘗之戰不利眾請增軍多隆阿令皆還保大營賊疾趨安慶丙午入集賢關守賊葉芸來先已往淮北約捻黨二十餘萬人渡淮會玉成攻國荃軍於菱湖北岸築壘十三南岸築壘五參差相聯賊燒關內廬舍火光燭天城賊更番出襲南北岸羣賊分起應之多置小舟於湖中通往來庚戌國荃屬楊載福舁礮船數十入湖以其弟何貞幹蕭孚泗出濠衛之賊捲甲疾趨聞孚泗軍貞幹救之出蔡國祥水師已入菱湖奪賊船載福增遣唐學發舳板助戰擊傷益眾玉成日增礮壘徧我營國荃與眾

謀曰。賊壘縱橫。宜據東路湖邊。泊水師。築壘護之。乃可制賊命。甲寅。遣貞幹等出東路。橫濠倚水。修壘。玉成死力來爭。我軍且築且拒戰。一晝夜。壘成。賊氣始阻。時林紹璋。洪仁玕。黃文金。亦率悍黨。援安慶。多隆阿。邀擊於新安渡。大破之。四月乙未朔。國藩率五百人。移屯東流。留朱品隆守祁門。張運蘭守休甯。江長貴守柏溪。唐義訓守漁亭。沈寶成守歷口。楊占魁守羊棧嶺。國藩既出江益。規畫取安慶。陳玉成屢挫於多隆阿。還屯集賢關。適曾國荃輕騎至關外。偵地勢。與賊遇。賊大股分路躡之。國荃所部不滿二百。

據險列陣以待。賊疑有伏，愕而止。國荃縱騎還擊，大破之。玉成自馬踏石鼻水夜遁，留悍黨守赤崗嶺四壘，與關內十三壘相聯。國荃增掘長濠，包菱湖羣壘，俱在圍內。賊計始困，當玉成之遁，多隆阿遣軍尾追，已已。玉成糾林紹璋、洪仁玕、黃文金暨捻酋孫葵心馬步三萬眾，自挂車河、嶗嶠尖斜迤棋盤嶺，延綿二十里，分三路橫我軍。次日黎明，多隆阿分軍設伏，自率勁旅迎戰。至河邊，與羣酋選戰，方酣，伏起。賊後軍忽亂，玉成遮敗寇回戰，而項家河賊營爲伏軍焚，賊驚潰。傍山奔桐城，於是新立八壘皆克。五月，曾

國荃合鮑超攻赤崗嶺。七晝夜下之。盡殲其眾。超移援江西。湘軍威聲益盛。守賊多墜城。詣國荃降。六月戊午朔。國荃攻菱湖北岸十三壘。南岸五壘。悉破平之。七月。陳玉成復約楊輔清率十餘萬人自無爲趨英山。繞宿松。逕襲太湖。分軍出高樓嶺攻桐城軍。而悉眾趨安慶。國荃偵知之。先率精兵伏要路。賊至突擊。裹賊而戰。殺傷數千人。胡林翼擊破太湖賊。多隆阿復敗桐城賊於挂车。玉成退屯石牌。仍分黨援安慶。時城外賊壘破壞略盡。國荃攻東門月城。燬之。惟北門餘石壘三。皆死黨踞之。堅不可拔。國荃召

驍將程學啟親爵之曰必克三壘。學啟選勇士數百人緣礮穴而入戰於壘中。斬千餘人。擒三百七十人。三壘皆下。陳玉成既屢敗。復收餘眾。增約捻黨。屯集賢關內。分四十餘壘。丙午攻國荃軍。襲其後。國荃不爲動。賊踰濠逼壘。則開壁大戰。斬寇帥數人。賊踰濠而遁。國荃軍蹙之。仆於濠者不可勝數。戊申賊復以死黨度濠。國荃選壯士持短兵迎斫之。戰良久。血肉相藉。賊稍卻。國荃親督軍益新壘。環濠左右。伏精兵。葉芸來傾巢出。由鹽河至十里鋪。東撲新壘。玉成自城外應之。親援桴鼓督陣。殺不前者。國荃揮眾

禦賊而板築如故。自夜達旦，新壘成，殲悍賊三千，尸骸積
田壠。羣賊既屢挫，糧不給，復築壘菱湖北岸，舁小艇泛湖。
汝齋糧入城，國荃遣貞幹亦作壘菱湖。合水師蔡國祥絕
賊糧，而暗令軍士鑿穴埋地雷。八月丁巳朔，火發，北城坍。
國荃揮軍登堞，斬萬六千級，俘數千人。其自南門逸者，後
軍追擊之，多擠於江，遂克安慶。陳玉成、楊輔清、洪仁玕遠
望膽落，皆遁走。是時

文宗方狩熱河，洋兵屯天津未退，中外疑懼。苗沛霖反側
淮上，與金陵賊相結，而江蘇浙江列郡皆陷。皖南賊環逼

祁門國藩日夜憂惶。胡林翼屯太湖。議者亦多勸其退兵。安慶捷聞。南北軍皆相賀。林翼病甚。強起草奏。而

文宗已崩。林翼亦薨。

穆宗立。獎國藩林翼太子少保。國荃由道員賞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彭玉麐爲安徽巡撫。移前巡撫李續宜撫湖北。皆辭。

詔還續宜安徽。是時楊載福水師克池州銅陵。多隆阿克桐城舒城宿松黃梅。湘軍所向皆捷。國藩移駐安慶。是爲肅清東南之始。九月丙戌。曾國荃率師東征。辛丑。克泥汊。

口甲辰克神塘河乙巳薄無爲州先是賊酋馬玉堂妻子
在安慶國荃執不殺諭降玉堂寇帥陰覺之擊玉堂其黨
大譁互相攻殺聲達城外國荃乘亂擊之賊開北門逸無
爲復進攻運漕鎮運漕鎮者外瀕江內通巢湖賊運糧道
也國荃遣王明山水師扼黃淮河遏巢湖行船自將攻運
漕戊申克之甲寅遣黃翼升陳湜克東關於是安慶百里
閒無賊壘國荃分軍守安慶無爲及運漕東關不足十月
丙辰朔國荃還安慶詣國藩議增兵當是時多隆阿將二
萬人攻廬州李續宜部將蔣凝學等將萬人屯六安霍山

左宗棠軍屯婺源。張運蘭等屯徽州。李元度新軍出廣信防浙。而皖北賊聚保廬州。諸將爭謀進取。國荃勝兵八千。防新克城隘。乃令國荃回湘增募六千人。規金陵。而左宗棠將大舉援浙。鮑超朱品隆等合軍攻甯國。凡五道並進。湘軍威名聞天下。中外交論其功。疆帥爭疏請援。

朝廷益倚重國藩。

詔節制江浙四省。國藩屢讓不拜。薦左宗棠專浙事。分徵防諸將隸之。十一月。杭州陷。賊分犯徽州。守將朱品隆戰不利。唐義訓因隙弗相救。國藩切責之。義訓品隆上書悔。

懼七戰皆捷十二月鮑超敗賊青陽朱品隆敗賊徽州賊解圍遁

同治元年正月授曾國藩協辦大學士曾國荃浙江按察使

朝廷以杭州陷松滬危急議令國荃率師出上海規蘇常
屢

詔促兵國荃時在湘國藩郵書商之國荃答曰松滬財賦
甲天下籌餉易然賊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
而後蘇杭可圖願任其難者國藩壯其謀因以金陵屬國

荃而薦道員李鴻章習兵事。堪疆寄，乃擇湘軍長將，增募廬淝健兒，乘輪船東下。淮軍興矣。二月，國荃新軍自安慶東下。三月，克巢縣、含山、和州，至裕溪口。其弟貞幹克繁昌，至南陵。鮑超克青陽、石埭、太平、至涇。彭玉麟水師中江而下。至金柱關。當是時，國藩建節安慶，指麾眾軍。曾國荃徇江北，曾貞幹、鮑超徇江南。彭玉麟左右應之。是爲進取金陵之師。李鴻章率湘淮陸勇，佐以黃翼升水軍，出上海。是爲謀取蘇州之師。左宗棠、山、徽州、進嚴衢。是爲規取全浙之師。皖北則多隆阿、攻廬之師。李續宜、援潁之師。皆秉承

節度其他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師都興阿揚州之師
馮子材魁玉鎮江之師奉

旨兼顧廣輪數千里呼吸相通

朝廷擇將帥往往

溫旨垂詢所論薦皆一時才雋或偶獎一士卽越資超擢
疑爲異材海內英俊風驅爭鶩於功名矣四月甲寅張運
蘭克旌德丁卯多隆阿克廬州自安慶之捷陳玉成狼狽
西奔將趨湖北德安招其黨羣酋不從乘夜由六安走廬
州眾漸攜貳洪酋切責之玉成懼屯廬州城東弗敢去多

隆阿遣雷正綰攻東南門石清吉攻西門別約皖軍張德勝設伏北門誘敵玉成恃驍悍率三千人抄我軍正綰迎擊勝之玉成退據城北浮橋城賊開北門出大眾謀合擊正綰軍方出城見玉成退則驚以爲大敗玉成遽斷浮橋過城賊使阻水反拒城賊愈驚自相蹂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羣賊皆狂奔斬數千級俘八百餘人拔難民七千餘人玉成走壽州以苗沛霖陰受僞封往乞援沛霖懼楚軍威又慮玉成襲奪已眾陽稱疾遣苗景開迎謁於中津渡於城具三千人食玉成餘黨猶二千旣入館眾皆走城外

登堂見梏鎖始大罵沛霖縛而囚之及從者二十餘人將獻潁州勝保營捻首張洛刑詞知糾黨至江口集謀劫奪沛霖擊走之既至潁勝保檻送京師至延津有

詔凌遲處死傳首皖豫玉成凶狠亞楊秀清而戰略過之軍中號四眼狗自韋楊相殺石酋遠竄洪秀全所恃者李秀成在蘇州玉成在安慶玉成既誅楚皖之閒稍稍息肩矣壬申曾國荃引軍南渡克太平甲戌克蕪湖勝兵出境五月國荃進駐雨花台圍金陵語在金陵下篇六月丙寅鮑超克甯國超初破寒亭管家橋賊壘進攻抱龍關遂

圍甯國城賊與援賊分三屯各踞一門超先攻城西屯敗之南北屯各出眾攻官軍超分四軍擊之宋國永攻南屯燒二壘北屯賊棄壘遽奔城賊收眾入越日賊復出東門犯官軍未交鋒遽東走超自追之數十里賊反鬪超引軍作圓陣包賊賊舍騎步遯獲馬千匹乃還軍攻城城賊皆長跪莫敢拒戰遂復甯國而甯國縣賊將洪容海以城降超令先驅克廣德七月袁甲三以病免

詔李續宜爲欽差大臣八月續宜遭母喪歸薦唐訓方自代

詔權安徽巡撫駐臨淮閏八月黃文金犯甯國鮑超自入
賊守之時瘟疫大作超不能軍宋國承遣軍禦賊新河莊
敗績九月陳坤書犯金柱關十月蘇浙賊援金陵戰不利
解圍去由九洲洲北渡陷含山巢縣和州遂踞運漕銅城
閩東關犯無爲其南走者合廣德賊西南掠績溪祁門徽
甯安廬俱阻絕惟沿江上下恃水軍得相聯乃謀增陸師
立李榕爲新軍留李鴻章部將張樹聲助廬柵戰守調還
李續宜部將成大吉蕭慶衍等攻巢和又募五千人增國
荃金陵圍師十一月庚戌唐義訓王文瑞復績溪戊午復

祁門丁卯楊岳斌擊賊三汊河連敗之乙亥楊岳斌羅逢元破賊護駕墩燒賊艇二百餘鮑超連敗賊於馬頭鎮楊柳鋪十二月壬午賊陷青陽丁亥彭玉應蕭慶衍克運漕鎮己亥蕭慶衍敗賊銅城關壬寅朱品隆復青陽

二年正月賊酋賴文鴻等擁六七萬眾踞大坑黃村辛亥閻澄守將易開俊吳廷華登陴擊卻之壬子鮑超自高祖山疾馳九十里入涇城癸丑出擊賊大破之追奔二十里甲寅超回軍高祖山賊方乘虛覬超營見靈軍幟自相恟喝曰超來矣皆潰走二月丁丑朔王可陞攻甯國賊燒其

小淮窳壘。鮑超劉松山分攻梅嶺。廟埠賊壘皆破之。皖南賊犯休甯。分掠建德。西侵江西邊。東繞池州。圍青陽。江北賊攻石澗。毛有銘劉連捷營。三月。國荃遣彭毓橘援石澗。彭玉鷹水師繼之。賊敗遁。乙丑。犯廬江。吳長慶擊走之。丁卯。犯舒城。蔣凝學擊走之。己巳。圍六安。國藩檄鮑超自廬江往援。劉連捷彭毓橘毛有銘自無爲往援。超將至舒城。賊解圍走。四月癸未。劉連捷會水師曾泗美克東關。丙戌。蕭慶衍彭毓橘克銅城關。甲午。易開俊敗賊於涇之章家渡。朱品隆敗賊青陽。戊戌。劉連捷蕭慶衍合鮑超軍復巢。

縣庚子復含山辛丑復和州於是皖北賊全遁皖南賊燄亦衰六月苗沛霖陷壽州浙軍王文瑞復黟縣移甯國防軍何紹彩及水師援臨淮蔣凝學等防潁州霍邱七月江西賊回皖境圍青陽銅陵甯國涇皆被寇八月丙戌李榕援青陽敗潰時鮑超助攻金陵國藩檄超還援遣水軍喻俊明及國藩親軍喻吉三合江忠義席寶田軍先後至青陽尅期攻賊賊解圍走石埭超軍至南陵遂東攻建平九月賊酋古隆賢詣朱品隆降收復石埭太平旌德散遣降人四萬彭玉麐督水陸軍攻太平沿江諸壘平之十月鮑

迺楊岳斌俱會師東壩。易開俊自涇。劉松山自甯國。合軍收甯國縣。東壩賊聞。舉迎官軍。於是皖南與金陵軍勢息。息相通。洪酋已成檻獸矣。

王定安曰。曾文正初結兩江。所隸無完土。渡江守祁門。羣賊環而攻之。欲死者數矣。幕寮皆勸公去。公弗聽。其弟國荃方圍安慶。流涕上書。公感悟。挈五百人移駐東流。頃之安慶克。東南大局因之轉圜。假使曾公守祁門弗出。賊環攻無已時。城破身殉。大事去矣。余嘗聞曾公言。吾初起兵。遇敗危則有死心。自吾去祁門而後。乃知徒死無益。而苟

生之可以圖後功也。曾公國荃頓兵堅城幾兩載。陳玉成百戰悍寇。遠攻鄰省。冀解圍不得。則歸而鬪穴中。曾軍堅屹不可撼。則縱橫出旁邑。多隆阿鮑超併力擊之。賊進退無所據。遂至誅滅。嗚呼。在祁門則如彼。居安慶則事機之順如此。存亡之機。閒不容髮。可不審諸。

湘軍記卷六

武昌范德培校字